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五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師長之言尊而不親族黨之言親而不尊故嚴厲者少潤澤而昵愛者多姑息是篇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忠愛惓惓尤致意於壽夭之際是合師長族黨之論萃爲一書入之者深而開之者至信乎其爲百代之元龜也周公作無逸無逸

周公遭變作七月之詩陳王業之艱難而無逸之

作亦在於遷洛還政之後其時蓋相先後也逸豫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耳無逸者治源之書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無逸者天德也亦君德也君子所其無逸者凡人乍勤乍惰蓋亦有無逸

之時矣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爲所如魚之於水獸之於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或利而爲之或勉而行之皆非所其無逸其視乾健不息之體猶二物也周公之於篇首歎息而言之所以期於成王者不薄矣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也蓋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依者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興一宮室起

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彼本
非有意虐民實未嘗知民之所恃以爲生者乃在
於是也成王生於深宮而遽處人上周公深爲之
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
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
啓之也周公旣儆成王復引閭里近事明之相視
閭里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
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諺者縱逸
則所習者下委巷謠諺常誦於口此流染已深之

驗也既誕者長惡不悛遂至於誕妄變文曰既謂
已至誕妄之地則無復可救矣惡至於此若非誕
妄則必訕侮其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徒自苦耳
自以爲黠而反以老成爲愚也劉裕奮農畝而取
江左一再傳之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
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者也以成
王之中材向使管蔡得志日夜扇惑戕賊之安知
其不以后稷公劉爲田舍翁乎周公之訓委曲至
此此乃親戚之情話入人之最深者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
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
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
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
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
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
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

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嘆息而謂之我聞蓋語有所自來欲成王敬聽之也嚴恭寅畏蓋中宗無逸之實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天命自度言中宗常以天命自律也維天之命存於心流行於天下著見於禮象內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仰因禮象之示參驗省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律也因桑穀之變而修省此天命自度

之一端耳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天人一理旣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故祇懼而不敢荒怠宴安蓋深知民之可畏而深識治民之果難也中宗之敬則然矣所以享國七十有五年何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彊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至於儉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自此而下至于文王其眉壽無有害者莫非此理也孔子言仁者壽仁其體敬其工與無逸互

相發也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言其未踐位之前備嘗勞苦親與小人游處小人之艱難盡知之矣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者蓋前日親見其難故不敢易其發也亮陰之制古之人皆然至於三年不出一語乃高宗特以自治聖賢之君未必盡然故謂之乃或是或一道也言乃雍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三年不言臣下想望一言之發而得傳說四海之內咸仰其德是言發之後人情無不雍和而嘉靖無怨皆可得而見矣嘉靖

不徒休息之謂蓋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高惠文景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安得所謂嘉靖乎無時或怨則非特不怨蓋無怨之根矣高宗之所以壽固無異於中宗然享國五十有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大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又發此意以深勸成王下章論文王之咸和萬民亦是意也祖甲卽太甲也不義惟王舊爲小人者其始不義習與性成是所謂不義惟王也欲敗度縱敗禮是未居桐宮之前舊爲小

人之行也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言其思庸而復卽王位困心衡慮深知小人之依故能保養惠愛庶民雖鰥寡之微亦不敢侮懲其慢之深故操其敬之力也太甲世次蓋在中宗高宗之前此以享國多寡爲次也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無逸之反也惟其生則逸故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使其知之間之其敢安於耽樂乎耽樂之極伐性喪生無所不至故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又歷數悉

陳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深警戒
王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大抵守身之本自天
子至于庶人惟先知自愛不失其身然後萬事自
此次第而舉起其敬而收其肆者莫大於是此則
周公忠愛拳拳之意也商去周末遠故周公以成
王耳目所接者言之獨稱三君者中宗嚴恭寅畏
不言所因則幾於生而知之者也高宗舊勞于外
由經履歷涉而後成德則學而知之者也祖甲舊
爲不義則困而知之者也人之品學之等無出此

三者舉此三君其義已備不必復廣引非有所去取也其論逸王則從其多者而槩言之亦非謂三君之後其君皆逸以意逆志可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商周猶異世也文王親成王之祖也故復舉文王

之無逸以告成王言愈近而意愈切矣厥亦惟我
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者將論文王之無逸先言
其淵源之所自也凡有血氣每患於上陵學問之
道無他下之而已矣損抑祇畏所以下之也太王
王季所以克自抑畏則其用力於無逸者深矣是
乃文王無逸之淵源文王則由父祖之抑畏而至
於作聖者也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者言其自奉
之薄而專意於安養斯民耳卑服蓋舉一端宮室
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也物莫能兩大厚於奉

己必薄於恤民文王於衣服自奉之屬所性不存
漠然未嘗留意用力於是也則其力果安所用哉
卽於康功以安民卽於田功以養民而已力不分
於奉己故功全歸於恤民也徽柔蓋柔之徽美者
也懿恭蓋恭之淵懿者也始從事於無逸者柔巽
恭謹不謂之柔恭則不可其視徽柔懿恭意味光
輝則大不同矣非文王之聖莫能與此也文王以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所謂綏之斯來動
之斯和者也於民言小者苟匹夫匹婦未被其澤